

神功王子

歐陽雲飛



神功王子

欧阳云飞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0 字数:430千 插页:4

1991年4月第一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400册

ISBN 7-204-01384-0/I·208

定价:9.40元(全二册)

内 容 提 要

宋末武林干戈不休，曾使江湖闻声丧胆的天狼叟刚刚除火，不久，他那慑人心魄的狼嚎声又起，几位帮主、禅师接连失踪被害。武林各派高人再度出山，岂料作恶者诡密异常，武功绝伦，众豪侠竟奈他不得，武林又临一场血劫。正当他横行无忌之时，不想却在五湖船帮英雄会上败于一小渔郎手下，武林为之震惊，原来此人正是天狼叟的传人石飞云，当年天狼叟双腿致残并未死，隐迹云屯谷后，洗心革面，将“十二残手”绝世神功尽传于义子石飞云。闻知有人假冒其名作恶江湖，命义子石飞云出世为他洗刷污名。

究竟这狼嚎声人也？兽也？杀人魔头踪迹何处？神功王子石飞云年少英俊，智勇双全，武功精湛盖世，联合武林各派高人同心戮力铲除暴虐，为此大战八荒神魔，独斗天狼尊者，深入异龙宫，智破美人计；黄泉洞、魔鬼崖、百毒阵……几经险恶，几番生死。

本书情节惊险，悬念迭起，斗志、斗勇、超凡入圣，大起大落；言情、言义详致入微，淋漓尽致，令人惊叹不已。

目 录

第一章	闻声色变	狼嗥震江湖	 (1)
第二章	嬉笑挥敌	王子显神功	 (40)
第三章	众心拥戴	重立天狼派	 (78)
第四章	群魔受挫	深山胡峭鸣	 (110)
第五章	误投尼庵	初试霹雳腿	 (141)
第六章	智勇双全	凶僧惊破胆	 (174)
第七章	初挫魔焰	轻敌受重伤	 (204)
第八章	捍卫遗诏	老英雄丧命	 (236)
第九章	魔女施毒	绝壑困王子	 (272)
第十章	露凝江畔	怪客斗魔头	 (313)
第十一章	巾帼逞威	神力降七魔	 (341)
第十二章	大闹客店	二凶戏五燕	 (376)
第十三章	魔鬼崖上	生死显神勇	 (415)
第十四章	异龙湖畔	智破美人计	 (452)
第十五章	雄风慑敌	虎穴斗异龙	 (488)
第十六章	变生肘腋	野心成梦影	 (524)
第十七章	众叛亲离	一命归黄泉	 (558)
第十八章	天蜈出世	丽儿斗怪魔	 (593)

第一章

闻声色变 狼嗥震江湖

长江之水，一出了三峡之险，过了宜昌，即见平阳，江面阔朗，天地为开。

在这一带，往来的船只比较多。货船轻舟木排竹筏，不时扬帆顺流而下。黄昏时分，天边斜坠一轮红日，勾起漫天彩霞，倒影入水，腾翻起千万道金蛇，跳掷于银涛碧浪之间。突然一片黑云飞过，罩住了这晚霞暮霭。

呜——远远响起了一声怪鸣，凄厉刺耳，闻之令人毛发直竖。呱呱……哇哇……惊起了水鸟两三只，扑腾腾穿出了芦苇塘，斜飞而去。暮色笼罩下，远远的，由一片淡淡的帆影渐渐现出来一艘乌篷客船，急驶而至。

一阵风过后，那篷船忽然横过船身，直向一艘渔舟撞去。吓得舟上渔翁渔郎惊慌地大叫，赶紧地猛撑杆，急拨桨，船身波荡之间，交错而过。那渔郎却惊叫一声道：“哎呀！血！”

果然，从那篷船舷边，渗出来缕缕鲜血，滴在水面上，在碧浪间划下了一条条触目的殷红曲线。

渔郎的一声喊，惊动了在附近的渔船和木排竹筏上的人，大家一齐吆喝着，全向篷船凑近过去。

篷船摇摇晃晃地直向岸边芦苇丛中冲去。

轰然一声大震，篷船震颠了一阵之后，停住不动了，已然搁浅在那儿，船身倾斜，血水更是急泉般淌下来。

渔船上的人，虽然少见血腥，但也曾听人说过江湖仇杀的事，一个个早已吓得面目变色了，全都远远地望着，不敢靠近。

可是，那木排竹筏上，却有着不少江湖的人，因为这一地区正是排帮的势力范围，早有几个人纵身上了篷船。

就在这艘篷船上，横三竖四倒卧着七八具尸体，一个个都卷曲着身体，死状十分惨怖，全是头顶被人抓裂而死。血有些凝结了，有的仍在流淌。

突然一人惊叫道：“啊！这不是神手飞镖韦灿韦大侠吗？他怎么被人杀了！”

他这一叫喊，立即就惊动了其余几个人，全都围拢过来细看。

见那倒卧在血泊之中的，是个年过半百的老者，头顶被重手划了一个十字，依稀间，还能辨出个面目来。

一个人慨叹道：“不错，正是韦大侠，当年在武林会上，我曾见他一镖震群雄，怎么会被人杀在船上？”

忽然有人又惊叫了一声道：“咦！那是什么？”

众人一齐转头看去，就在船舱门口上，插着一面黄绢小旗，只有七八寸大小，三角形状，中间印着一个血红的五瓣蹄印。

一位年岁较大的汉子，一看到那面小旗，忙向众人道：“各位兄弟，咱们快下船去，少管这宗闲事。”

一位年轻的汉子却笑道：“嘿！刘大哥在江湖上是出了名的胆大，怎么今天怕起事来了？”

刘大胆道：“是的，它是比皇上的圣旨厉害得多呢？告诉你吧！它就是使江湖人闻之丧胆的‘天狼令’！”

众人一听是‘天狼令’，刹时间全都变了脸色，谁还敢久停，慌不迭的全部跳下篷船，架起木排、竹筏，飞快地向下游驶去。

此时，篷船上却又出现了一个少年渔郎，大约十四五岁，生得眉清目秀，文雅中透出刚健之气。他虽然一身渔家打扮，但却掩不住那英风飒飒。

不知他什么时候上船来的，望着那几个惨死的人，摇头叹了一口气，探手又拔下来那支小旗儿，口中喃喃地道：

“‘天狼令’？小小一支旗儿，竟有这么大的威风。”

他自语着，顺手就将小旗儿向怀中一塞，纵身跳落在一只渔舟，划起木桨，片刻间，已出去十多丈远，化成一点淡影，渐渐消失。

这件江中惨案，不几天的光景，已轰动了整个江湖，震动了各地的豪雄、霸主，使方平静没多久的江湖，又涌起了惊涛骇浪。

有好多人为“天狼令”的重现江湖，感到忧虑惊疑。二十年前的‘天狼令’初现江湖时，便预示着一切残杀的开始。后来果然腥风血雨肆虐武林，造成了漫天杀劫，但也促成了武林各派的团结。在各派同心协力之下，终于攻破了北口狼山，捉住罪魁祸首“天狼叟”石天君，先断去了他的双腿，又投尸万丈深涧之下。难道他没有死？……

九宫山下，横石潭畔，“螺青堡”的大厅上，围坐着二十多位武林高手，正在讨论着这件事。

老堡主巨灵神掌毕一泓，猛的一拍桌子，愤慨地嚷道：“我不相信，‘天狼叟’他竟没有死！”

“呜——”又一声怪啸，如鬼哭，似狼嚎，刺耳难听已极，座中人全都为之神色大变。

有人惊愕了一下之后，道：“毕大哥，也许那魔头真的没有死！你听那怪声，可能已找上咱们了。”

毕一泓冷哼了一声道：“就算他石天君没有死，可是已被斩去了双腿，他还能逞凶到那里去。”

一人道：“听说那魔头武功已然通玄，还是不要大意为好！”

毕一泓突然哈哈大笑道：“怕什么？凭咱们四肢健全，还会斗不过一个老残废？”

又是一语未了，忽见一人从外面飞奔进来，一进到大厅，扑通跪下，在地上爬了几步之后，仰起头来，嘶哑地喊道：“堡主爷救命……”

话未说完，就只喊出这一声，人便昏了过去。

众人惊讶地注目看去，见是螺青堡的大管家毕升。他这时脸上全都是血，左眼珠被挖了出来，面颊两边似被利剑划了个交叉，鲜血沿面颊滴下。

突然一人惊叫道：“啊！这正是‘天狼叟’的那十二残手……怎么……怎么真的找上门来了。”他话音方落，蓦然一声怪叫响起自厅前。

这一声怪叫，响亮已极，似有着无限潜力，震得屋瓦簌簌而下。这一来，在坐那些武林豪雄，都变成狗熊了，一个个吓得面无人色，双腿颤抖。

突然有一个人朝着毕一泓道：“老堡主，兄弟有事，要

先走一步了。”毕一泓见此人贪生畏死骇成这样，气得只是叹道：“好吧！不送了，诸位有愿意走的，尽可自去，我毕一泓的事，不愿连累各位好朋友。”他这一开了口，立时有四五个人慌不迭向外走去。

那知，就在他们刚出大门口，忽然迎头一股劲风横卷，荡得他们东倒西歪，就听一人冷喝道：“同是“阎罗殿”上客，谁也走不得。”

话声中，但见眼前人影乱晃，跟着是惨叫连声，出门的五个人，全都栽在地上，血染阶前。大厅中还剩下十几个人，论起来也还都算的上是武林顶尖高手，但却被对方的声威震慑住了，知道动手是不行，打算走也无路可走，真的是进退两难了。

此际忽有一人向厅后边门上看了一眼，一声不哼，蓦然顿足向边门外纵去。他以为敌人既在厅前现身，后面可能没有人，正好逃走。哪知，他身形方纵到门口，突听一人喝道：“回去！”随着那声冷喝，一股劲风激撞而至。“哎呀！”一声惨叫，人已被那股劲力激撞而回，倒撞在一根石柱上。

“轰然”一声大震，柱断两截，梁斜椽歪，碎瓦纷飞中，大厅塌下来一大片。就在尘灰迷蒙中，也没看清走进来的是什么人，但听那惨叫声，此落彼起，惨不忍闻，转眼间，全都倒在血泊之中。只有巨灵神掌毕一泓，仍在和那怪人拚斗。他看对方分明四支齐全，头上戴着个狼首皮套，并不是所传说的“天狼叟”。因为那（天狼叟）的双腿已断，而且残支已被抛落荒山，就是神仙在世，也不会重新生出两条腿来。毕一泓喝问道：“朋友是什么人？和我毕某有

什么梁子？”

那狼首怪人冷哼了一声道：“好吧！也让你死个明白，我乃‘天狼尊者’，此来乃是替我师父报仇。”毕一泓道：“当年血战（狼山）那场过节，毕某人并没有参加，不知报仇从何谈起。”

“天狼尊者”突然哈哈笑道：“就因为你没有参加，所以才没打算取你的命，识相一点，立刻跟我走，为我‘天狼尊者’出点力，便是你天大的荣耀。”

毕一泓也是一声狂笑道：“哈哈……你认错人了，毕某人头可掉，血可流，就是不能降贼。”

“天狼尊者”冷哼了一声道：“你可拿得准吗？”他话音未落，突然身形疾转，不见了人形。毕一泓正自纳闷，暗忖：“好快的身法，怎么不战而走了呢？”正当他一念未了，只觉后背上被人击了一掌，顿时一阵天旋地转，失去了知觉。

一阵暴风雨过后，“螺青堡”又回复了往常的清静，只是情景大大的不同。大厅斜塌了半边，厅里厅外横倒着二十几具尸体，一个个都死得惨不忍睹，遍地尽是鲜血淋漓。可是，单单不见了老堡主毕一泓。这件事很快传遍了江湖，闹得人人自危，整个武林，简直是闻狼色变了。随便一声狼嚎，都能吓得他们心中惶惶，不知去处。

噩耗仍是一件件地传来。鄱阳三雄也在一夜之间毙命，接着又找上了洞庭七杰，而且全是失踪。不到几天工夫，魔影又在衡山出现了。看样子，这位“天狼尊者”是先扫荡大江以南的各派武林，但却无法判定他何时渡江北上。于是，大江以北的各派武林，就不得不作未雨绸缪之计。

一向宁静的“卧龙山庄”骤然之间，热闹起来，几日来到了不少武林人物。

卧龙山庄的庄主齐天民，人称圣手普化，在武林中，不但武功数得上第一流，智谋更是超人一等，所以大家才找上他，商量抵御之策。可是，那些豪侠在大厅呆了老半天，却不见齐天民出来，只有他两个徒弟在人群中周旋。

少林泼风禅仗了一大师，已有些忍耐不住了，站起身来，朝着齐天民的那个大徒弟钱鹞道：“齐老施主不在家吗？这么多好朋友来了怎么连个面都不见。”

钱鹞连忙躬身道：“家师正在静室运功，这就快出来了。”

了一大师哼了一声道：“令师练的是什么功夫，几时入定的？”

钱鹞道：“前天辰初入室，练的什么功，弟子可就知道了。”

神手青雕谷云插口道：“请问令师平常入定须得几个时辰回醒。”

钱鹞道：“家师通常都是八个时辰。”

谷云道：“现在什么时辰？”

钱鹞道：“午时已过！”

谷云惊讶道：“这就怪了，怎么此次入定，竟足足二十六时辰，我看有些蹊跷。”

了一大师闻言，把手中铁禅杖猛的往地下一顿，突然一声大响，道：“对，我也觉得有些奇怪，待我进去看看。”

他口中说道，手提禅杖，放步就向前走去。就当他刚走到门口，斜刺里忽然闪出一人，挡住了去路：“老前辈请

留步，家父入定未醒！”

了一大师瞪眼一看，见是齐天民之子齐明，干咳了一声道：“小施主是阻挡老衲么？”

齐明躬身道：“晚辈不敢。只因家父入定，齐明护法，等回定之后，自会出来与众位相见。”

了一大师一瞪眼睛道：“胡说，令尊就是练的大般若禅功，也没听说会上坐上二十六个时辰不醒的，我猜其中必有玄虚。”

齐明道：“晚辈也觉得有些不对，但还是扰他不得，如不然会害得他老人家走火入魔的。”

了一大师道：“老衲与你父亲有数十年的深厚友谊，岂能会害他，我必得看个明白才行。”

他说着仍然向前闯去，同时，从后边又跟来了七八个武林人物。

齐明见这些人，全是与他父亲有着深厚交情的父执辈，怎能阻挡得住，急得他直搔头。

这时，把后宅也惊动了，齐夫人妙手飞钗纪秀玲，和她那女儿齐霞儿，一齐迎了上来，道：“大师修为这么多年，怎么火气仍未消减。”

了一大师单手打了一个稽首，轻轻诵了一声佛号道：“阿弥陀佛，女施主哪知这叫关心则乱，贫衲实在不放心施主是否真的在静室。”

齐夫人似乎也有这种感觉，轻轻叹了一口气道：“贱妾也有这样的想法，只是不敢冒险，天民从来静坐，也没有超过八个时辰，不知这次怎么会一坐如此之长。”

了一大师略一沉思道：“贵庄最近可曾发生什么怪事没

有？”

夫人道：“不知大师所指何事？”

了一大师道：“可有什么怪声吼叫，或者……”

齐霞儿突然插口道：“前几天曾闻狼嗥，山中发现狼踪，算不得什么怪事吧！”

了一大师一听小姑娘说出曾闻狼嗥，顿时神色大变，惊叫了一声道：“不好，齐施主可能遭了毒手。”

当下他也不管对方母女二人，一提铁禅杖就向静室奔去，人未至，先就大声喊道：“齐施主——齐施主——老衲了一来了。”

了一大师这一声喊，声音十分洪亮，可是静室内却寂然无声，没有回音。

了一大师当年在武林中有莽和尚之称，如今年岁大了，性情似乎已改了不少，但是遇上急事，火躁之性油然又起。他喊了两声之后，见没有回音，一顺手中铁禅杖，就向门口砸去。“轰”一声大震，室内门迎杖飞开，撞向后墙，已成碎片坠落地下。

齐夫人心里嗔怪这和尚真是鲁莽，什么事用得着发这样大的火气，这时，忽听了一大师大声叫道：“咦——人呢？”

他一声未了，当即有几个人跟着冲进了静室，扫目看去，冷清清的，那有个人影儿。

神手青鹏谷云道：“嫂夫人，我大哥真的是在这间静室打坐么？”

齐夫人道：“卧云山庄房舍虽多，静室却只此一间，而且还是明儿亲自照护他爹入定的，怎么会不见人呢？”

她边说着话，眼睛边看着齐明。

齐明满面惊愕之色，啜囁着道：“孩儿为父亲护法，并没有离开这静室门口一步，爹怎么会不见了呢？”

忽有一人惊叫了一声道：“看那是什么东西？”

众人闻声举目看去，就见在屋梁上斜插着一面黄绢三角小旗，中间印着一个红色蹄印。

谷云惊叫道“天狼令！”

了一大师气得猛的又一顿禅杖，道：“好快的行踪，这魔头几时已北上了？”

妙手飞钗齐夫人纪秀玲乍闻‘天狼令’，一时也被惊呆了，过了好大一阵，才缓缓地道：“难道那‘天狼叟’他还没有死？”

谷云插口道：“闻说那现身之人自称是‘天狼尊者’可能是‘天狼叟’的传人也说不定。”

齐夫人道：“天民被他们掳去，不知会落个什么下场？”

了一大师道：“还有什么好下场，‘天狼’一派以残毒闻名，我看好不了。”

齐夫人一听，禁不住潸然泪下，转身向身边的一儿一女：“明儿，你们快去收拾一下，咱们即刻动身追下去。”

齐明和霞儿姑娘两人闻言，转身出了静室，奔赴后宅而去。

谷云道：“嫂夫人莫非要重入江湖，可记得那年的金盆誓言……”

齐夫人轻叹了一口气道：“为了你大哥，什么也顾不得了，还管它什么金盆誓言。”

一位中年文人插口道：“嫂夫人所见甚是，誓言只是对行为的一种约束，那能就算的灵验如神，眼前是救人要紧，应该通权达变才对。”

他这一说，众人也就无言了，大家默默退出了静室，又慌慌张张地一起离开卧云山庄。

这时，从西陵峡口出来一只小船，后舱坐着一个小渔郎，十四五岁的年纪，眉清目秀，英风飒飒，虽是渔家打扮，布衣草鞋，但却掩不住他那轩昂神采。

他双手起落不停，身子一仰一合，打桨如飞，在广阔的江面上，疾驶如箭，直划向江中。

就在他那只小船，刚刚钻入芦苇叶中，沿江一条大路上，传来辘辘车声。

尘土起处，飞驶而来一辆篷车。篷车并无什么奇处，而那驾车的却就刺眼了。因为那不是车夫，却是一个狼首怪人。车后跟着四位黑衣大汉，一个个面目狰狞，全是手持腰刀，昂首阔步跟在篷车后面。

车到江汉附近，那狼首怪人一勒马缰，停住了车，仰首一声长吼。

“呜——”吼声方落，忽然芦苇丛中冲出来一只小船，船头上俏生生地立着一个红衣少女，手持篙杆，只一点，小船就向岸边射去。

这时一个娇脆的声音喊道：“爹！”

那狼首怪人哦了一声道：“是虹儿吗？人可都到齐了？”

他说着话，一翻手脱下了皮套，现出了庐山真面目，乃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壮汉，面目清秀，嘴边有着一撮小胡子。

乍看之下，他毫不带一点戾气，怎么会是一个大魔头？隐在芦苇丛中的小渔郎，看得满腹狐疑。

这时，那银玲般的声音，又在耳边响起，是那少女应道：“爹，他们早都来了。”

那中年壮汉回头向那黑衣大汉道：“把这篷车抬上船去！”

就在这时，江汉子中又划过来一只木排，持篙的人，也是四个黑衣精壮的汉子。

岸上那四个人，一人从那中年壮汉子手中接过来马缰，用力猛地一抖，另外三个人在车后用力一推，篷车就上了木排。

那中年壮汉方待跨步上船，忽然一转身，赶快地拉下来那狼首皮套，又是一个狼首怪人的模样。喝到：“什么人，鬼鬼祟祟？”

他这一声喊，却把那小渔郎吓了一跳，心忖：“既然被他发现了，倒不如现身出去。”心念动处，方待起身纵上岸去，忽听一个洪亮的声音道：“阿弥陀佛——老纳却不是鬼祟之人。”

话声中，从一个土阜后面，缓缓站立起一个身躯岸然的和尚，手持一根镔铁禅杖，乃是泼风禅杖了一大师。

那狼首怪哼了一声：“原来是你这个秃驴！”

了一大师大步而去，一见那狼首怪人，哼了一声道：“我还以为真是‘天狼叟’复活了呢？却是你在闹鬼，你是什么人？”

狼首怪人冷冷地道：“‘天狼尊者’”。

“谁封你的，你把圣手普化齐天民掳到哪里去了？”

“天狼尊者”冷笑了一声道：“你管得着吗？”

了一大师道：“老纳既然敢问，当然我敢伸手来管。”

“天狼尊者”道：“只怕你秃驴管不了。”

了一大师道：“只要你放了齐天民，老纳抽身就走。”

“天狼尊者”哈哈一笑道：“有那样容易吗？连你也别打算回去了。”

了一大师怒道：“难道你能留下老纳不成？”

“天狼尊者”道：“你不信咱们不妨试试看。”

他说着，抬手一挥，芦苇丛中一阵簌然响动，从里面蹿出来四个怪人，全和那“天狼尊者”一样的装束，狼首人身，如风掠出，迅速把了一大师包围起来。

了一大师冷笑一声，目光环顾四周一眼，厉声喝道：“你们到底把齐天民掳到哪里去了？”

“天狼尊者”冷声道：“你想看吗？就请你到西天回来再看不迟。”

那四个狼首怪人立时大喝一声，全都亮出来一柄奇形兵刃，挥动着齐向了一大师攻来。

四个怪人，一样的兵刃，看上去就如一只大鸟的脚爪，挥动起来，却呼呼生风。

了一大师暴喝一声，铁禅杖抡起哗楞楞响，一招“八方风雨”封架开四人合击之势。他是力大杖重，激风横扫，确实有些威不可挡。

天狼尊者嘿嘿一声冷笑道：“这一招‘八方风雨’用得还有些功夫，难怪你能在武林中成名，不过遇上本尊者，还是不行。”

了一大师本来就是出了名的火爆性，一听对方之言，分